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學餘堂文集卷十二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記

重建東昌考院記

東郡自漢以來縉紳宿儒用文學起家者常歸然甲天下才俊之士比肩立而其地濱於河吏民重困南北冠蓋之往來者舟車交錯或一時並至則無官舍學使者

往往駐節以冬月蓋取河水腹堅舟楫不通得乘隙以校士也戊戌春既畢試郡諸生僉言考院不可不復狀其畧曰國家崇重學校視學有專官校士有别署今假館於御史臺廵按之所無以俟臺使者有司多惶愕失措其不便一考棚費竹木無算郡故平壤濯濯無深山茂林至發屋材以從事事已撤去既費且勞聊城為獨累其不便二考院舊有瓦棚高明爽塏今敗葺朽木取辦一時甲暗闒茸風雨不蔽其不便三公能不鄙夷諸

生有前此之考院在其廢而僅存者尚什之三盍修復之余是其請而難其貲無已與諸生酌夫聚沙成垤聚水成川諸生之新者能五人一金乎舊者能十人一金乎計合郡之士將萬人金可得千計其富而好施者旌之其不足者官為補之如是而役可成也諸生皆應曰諾郡縣上其事於東昌道道上之巡按御史皆報可於是分檄諸州縣各置簿募如約余為諸生先而太守盧君及司理劉君殫力經營以竣厥役自堂廡廳廚及吏

胥執役之所無不畢備又搆瓦棚使高敞夫然後學使者有駐節之安諸生無不便之歎矣或告予曰君之試事畢矣是不可俟諸後人乎夫事苟便於士民缺於昔創於今可也況踵舊舉廢嘉與多士維新吾職也夫需者事之賊也勇者功之府也後之人因而守之時而修之則不勞而可久此有事斯役者之不可不記也盧君名紘湖廣蘄州人與予同榜為己丑進士劉君名士龍河南睢州人壬辰進士餘以次可考焉

景賢書院記

書院稱景賢者何曰存古也曷言乎存古者吉州舊有景賢堂以祀王文成先生者也地踞南郭高阜憑江面山久廢為榛莽之墟嘗過之太息謂有司盍復諸予講學白鷺青原閒既二年諸君子欲為別置講堂羣謀僉同選地維舊於是卜築於景賢之遺址以其名歸予予固謝曰君子恥名勝其實未聞無實而弋名者也凡吾之講業於此葢踵吉州舊事振其緒而弗敢墜焉非抗

顔人師也且將爲實乎白鷺青原之席具在將爲名乎則今之才力殫矣吕忍擾吾民爲辭之數四終弗能禁且視昔規制有加予懼然曰噫是重吾過也無已乃祀文成如其舊而虚其堂爲講學之所是爲景賢書院楚進士羅誥芟樞有志於道者也過螺川移書曰聖自我作景賢之義何居予告以故且謂之曰聖賢道二乎尼父之教人也高下偏全兼蓄曲成未嘗揭揭焉責之以聖而聖人之道以明且子將薄賢乎傳曰賢賢易色見

賢思齊而遜謝聖仁為不敢豈姑舍其最上者乎夫學以學為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今有人於此稱之以聖人雖強者不敢當斥之以禽獸舂兒走卒皆怫然戟手矣然而孟子辨其所異惟幾希蓋危之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然則有志於道者亦還其為人而已洵為人則其去堯舜周孔不遠矣夫侈然予聖是自誣也謂予弗克聖是自棄也人皆恥不肖之名而或不免蹈其實是有知而不克致也易不云乎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賢與聖何畛焉吉州既爲文成政教漸被之邦俎豆未墜風澤未遠而學者又砥礪奮迅不介以孚苟能如登嶽而涉海不躋其巔不窮其流不止也孚第稱賢而已哉既以復羅君又具告諸君子皆曰善請記之予不敢作也聊次其語若夫經始落成度費董工紀姓氏本文則有吉州諸君子在

重修復真書院記

施子曰余觀於吉州而知理學之盛也其最則安成蓋

自鄒文莊泊劉三五師泉兩峯諸公受業文成稱高弟子繼又有王塘南先生兩峯之門人也於時講德考業書院相望有曰復古曰復真曰道東曰識仁皆書院之著者也而所謂復真者文成嘗手書惜陰說以畀之一邑之中所在有會歲必數舉舉必累日用相砥以勿懈有入其中而戾其教者則人目笑而背指之曰夫夫也而與於講學者耶其人聞之必大慚於是君子有所誘而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淺者習威儀守繩墨

深者畧言語而優入於性命田夫孺子市販之徒皆耳習其言目習其事若日用飲食之相循不廢也故其教立而俗以不偷則此數君子力也近年書院多荒圮余間為修舉故事其在屬邑者弗遑徧也而上南里鄉先生王君吉張君瑛朱君經康君若生輩居近復真輒聚衆力葺之以董率後學可謂知所先巳君子之教人也非三復以申命則入人不深而茍非其人往往數聞而易厭甚有竊其似而離焉者遂為人口實非教者之過

也文成之致良知孔孟之言非王氏私言也不學者或以任情率意為良知而躬行闕焉則王氏之罪人也豈待羅文莊困知之辯而後知其非哉人有少去其鄉長而迷所歸者告以父母宗族所在無不蹶起思返者豈天之所與棄不反顧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夫亦在乎復之耳於乎昔之數君子予不得見矣猶及見後人修復其感事茍得二三君子為之必誠必盡也其立教成俗何遽不古若也謹志其歲月而别書其同事之賢者

剏諸石庶後來之有繼也

修復依仁齋記

書院講祠之設也其學校之衰矣乎古者教出於一上自胄子下逮庶士僉由學校今之學宮惟官博士者司俎豆而弟子罕至布衣韋帶田閭之孝秀勢不得講肄其中於是别建為書院宋之理學大盛所在講堂賜額多御書或主以山長既而有偽學之禁學者零散前明正嘉隆萬之間又稱盛當國者復加厲禁毁書院墟講

堂其不盡廢者或改爲講約讀法之所託諸浮屠老子之宫以圖僅存其僅存者又率喪其所司至以彼奪此而莫爲之救則甚矣吾道之衰而仁義之風寖息也依仁齋者江寧耿公祠後之别業也始嘉隆間天臺耿公督學南都建崇正書院於清涼山堂曰體仁一時諸賢多出耿氏之門焦翰撰弱侯先生爲高弟子不忘師學祠之清涼山又即其所居陸家巷創專祠祔以及門諸賢别構一庵曰景賢買田數十畝擇僧主之而豫章劉

水部文光祝給諫無功又築室祠後以居陳光庭先生名之曰依仁今耿祠碑所謂左為景賢庵後為依仁齋者是也是時先大父允升府君從陳先生問學偕洪子元夫至焦翰撰一見大悅為佐館餐四方學者往復議論齋中之履相錯也由是作依仁問一編鄒公南臯敘之以傳亡何元夫奄逝十餘年間陳先生先大父先後捐館焦公過而哭曰是故諸賢萃止地精爽憑焉盍祠諸乃首祠陳子九龍配以先大父及元夫諸子九龍者

光庭先生別號也不祔耿祠者以别於耿氏之門人也齋屋五楹中虛其一祠木主左右各兩間為客館學者解裝就榻至則如歸如是者五六十年兵燹游更守者失職田鬻庵奪移景賢之額於耿祠而所謂依仁齋為守者吳氏子竊鬻惟九龍先生吳子孝昭二木主存而不祀乙卯夏余白諸副使金公下其事於江寧徐侯歸其直以復之葺殘易朽更列几筵自先大父以下從祀名氏無考乃臆取陳門高弟子數人配享餘不勝紀者

闕焉既訖工卜日行禮諸賢士輻湊咸願有述以告將來於乎仁者人也稱人以仁則愕斥人以非人則咈天下豈有仁外之人乎昔九龍答問無慮數千言要其指歸曰依仁竟是仁依知仁然後依仁旨哉言乎後之學於是者其各自識所依也孰謂斯地非洙泗遺壤哉或曰屋無守則壞於是中加欞門絨以扃鑰虛其左待容右二間仍置守者供灑掃歲取賃錢以備修治官免屋稅庶永無患是役也贖屋修葺費三十餘金副使金公

助三之一咸載諸石俾後有攷云

修葺水西書院記

吾郡講學書院莫著水西其興廢盛衰百餘年間凡數變輟不舉者逾二紀矣不治且墟今

天子幸學獎儒術百執事嚮風知涇縣事鄧公修舊補缺增置水西館舍集諸生異等者考德講業四方俊乂多歸之會秀水高君念祖客遊涇川博搜碑牒具録其本末以鄧公命屬記余喟然歎先儒垂緒之大且久也

往在明正嘉間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及門多大賢於
時歐陽公德為南祭酒涇文學章君棨首師之未幾鄒
公守益謫判廣德則宣城貢東平安國戚項城袞沈御
史寵梅大叅守德太平周太常怡時皆以諸生從遊吾
郡人士知學自此始後錢公德洪王公畿友教四逺諸
弟子嘗假水西三寺為講會之所延兩公主講席鄒公
偕劉公邦采自金陵衡雪臨之會數百人僧寺不能容
乃構别館於寶勝寺東其堂曰明德曰明道其樓曰退

省曰熙光楹各五東西舍各十三楹置田饍士謂之水西精舍始自郡守劉公起宗邑侯邵公時庸而鄒公時為祭酒與修撰羅公洪先各為記錢王兩公更迭往來學士薦紳雲集絃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學名天下蓋其盛也嘉靖中郡守羅公汝芳數過講習邑最著者查慝副鐸蕭侍郎彦布政良幹相與切劘其間改為水西書院正祀王文成公配以高弟子王公艮及鄒歐錢王四公歲會以時屨舄常滿此又書院之一盛也已而柄臣

議毁天下書院水西中廢萬歷乙酉廷議進王文成從祀孔廟知涇縣張公堯文卜吉奉祀禮成士大夫請復水西書院查憲副與翟駕部台實經始復舊觀又增祠田語具張公堯文自記中天啟初邑人趙太僕健追祀先儒朱子改稱朱王二先生祠其遞增從祀姓氏皆刻諸石自徐布政榜及趙太僕健歿講會寖輟書院之興替如此前後葺修者則陳公大綬李公邦華何公廷魁高公承埏勞績不可勝書當其盛也如春風長養萬物

草木怒生油然不自知其廢而旋復也如霜雪之餘根荄具在煦以春陽觸以時雨又勃發而菁英道之不墜在人人之同揆以性本乎天之與我者擴而充之上之可至於聖人下不失為賢士大夫故其時人才蔚起名臣廉吏節義之士相望不絕皆其風澤流餘也從事於斯者可須臾忘哉然為於治安無事之時易為於軍興不暇給之時難鄧公獨為其難者飭吏治以文章噓往緒於垂燼於戲可謂賢矣是時補從祀則前邑侯高公

承埏吾邑梅大尕守德先大父文學允升公諱弘猷皆公所僉謀論定而舉者也閏章承流後起宜有以告來者夫鄒羅諸公之論道詳矣守而弗失循而日進近同濂閩上泝洙泗毋馳鶩藝文而畧躬行毋樂言生安而恥困勉先我者倡導於前薰而善者至於今不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吾冀後之勸興而有徵也故畧於辭而詳記其事云鄧公名琪棻字偉男廣西全州舉人

清白亭記

同姓兄肇元由比部出守會稽旣朞月政平而人和操潔而事簡按圖問所謂清白泉左右莫知也一老吏識之指示其處發地得泉滌汙決滯泉洌以甘買數椽其上名之曰清白亭亭成而余適至兄舉酒屬余曰昔子瞻爲東武有超然臺子由賦之其在武昌有九曲亭子由又記之余固不及子瞻君不啻子由矣盍爲之記且是泉曰清白自范文正公始公嘗自爲記至明之成化

甲午浮梁戴君再濬之而後及余又甲午也泉之隱見通塞若有期者余聞而異之夫泉用之則澄不用則濁越故澤國家臨谿而户置井地多名泉玆泉又官舍汲之者少故往往堙廢人情之不好古久矣且百年兵燹陵谷變遷求所為文正公記而碑碣不存郡乘無載蓋已歸之蒼烟蔓草矣余之記又奚以為君子之居是官也以古人為法飲其泉如見其人而范文正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今徜徉其側攬之不混挹之愈長冬温而

夏寒其必有所感也夫越郡自司馬子長南登會稽王謝諸人駢肩疊跡禹穴蘭亭之間名區勝蹟埋没於蒼烟蔓草者殆不可勝計太守既好古吾知其不忍勞民而以次修舉也余雖去請載筆以竢

海鏡亭記

登州臨觀之勝曰蓬萊閣枕丹崖俯滄海士大夫燕游歌詠於是焉在尊酒未終雲物百變然長山諸島逼出其左若得海之一隅閣下四壁皆石刻殊少善本蘇文

忠僖書海市歌字已剥落類刓削者凡前人碑刻名蹟
吏多徵搨墨本不予其直民怨其病己也而毁之如此
者甚衆是可惜也右折而下為海潮庵庵左側有亭皎
然軒楹四敞蓋先朝臺使者閲水師處今武備不講久
矣把酒憑欄左右洲島參差至此則一碧萬里無復纖
芥風微日霽波平如熨上可以馮虚御風與三山十洲
相往來而下可以接鮫宫蜃市於几席間也丁酉夏四
月十有四日予夜宿亭畔水月空明毛髪可數書其上

曰海鏡明年再至則郡丞馮君掃除丹蒦登望瀟灑留連不能去事固有名微而實勝居卑而視廣者有類於是後之好事者其毋務崇其觀豐其垣以廢吾亭乃礲石而記之

獨樹軒記

學使者視事堂之西偏有軒數楹高可二尋廣半之綴以綺疏綠以素壁東坐而西向先是鍾使君所築以待賓客者也余以丙申冬十月抵歷下受事其明年當鄉

試趨視學校士又奉部檄明約束不得與賓客通凡八閱月驅馳六郡不遑寧處未嘗遊息是軒也秋始休沐與二三故人宴坐四顧無所有惟古槐一樹大十圍節目磊砢攫拏蓊鬱蔽虧雲日蓋可以蔭是軒者余顔之曰獨樹屬方伯陳公朗大書之樹側有石臺置曲檻其上舉酒觴客牆高可及肩南望千佛諸山如屏障臨几席牆外古柏數株作老人拱立狀已而明月在樹人影參差灑灑可愛軒中雙白鶴引吭長鳴如空谷風泉相

響應余方一撫掌而坐客有至自江南者又將别去嗟夫余終歲驅馳與二三故人求一日宴息遊眺之樂而且雜以離别之感殆婆娑意盡矣言未竟客有離席繞樹酹三爵而言曰直而不折曲而不阿樸遬而華獨立而無倚扶踈而善蔭一樹而五善備焉是不可無記余蹶起囅然曰有是哉遂書之石

趵突泉來鶴橋記

山川之美靈異之區大夫士庶人羣萃而遊者匪直耳

目之娛所以望雲物節勞逸蕩滌心志也事有堙廢以時修舉吏用盡職上下以和濟南多名泉而趵突泉最顯源出河東王屋山為沇水潛行地中屢伏屢見數千里而出於歷城之西南三穴歕沸高數尺水經注所謂水涌如輪者也流為濼水達於小清河以入於海其上為仙宮禱雨著異其橋曰來鶴跨泉之南其樓榭亭館之美爛若霞起賓燕咸集憑欄周矚仰而見山之青俯而見泉之潔且駛側耳静聽葢未嘗不喟然興歎浩乎

其有得焉壤居都會群兒祼浴飲馬踐蹂沙石阻淤向所稱涌起數尺者今僅尺許又其橋材弗良旋構旋圮遊人惴惴失墜臨觀不懽監察侍御程公來按是邦布令流膏修舊舉廢既數月過泉上訖曰何泉之昔壯今弱也亟出俸錢命浚之閏章為之經始上自中丞許公及藩臬郡僚諸大夫咸有助於是疏壅決滯所去沙石成丘劍拔雷轟復泉之舊名工師詢橋材對曰柳可三年榆槐可十年松杉可數十年杉為上然南産也其直

數倍吾為其難且久者遂橋以杉施丹塗漆輔檻以甎橋下橫置聯鎖飲馬者不得至禁民毋褻汙凡楔楯垣甓之頹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為橋於漱玉亭前三月落成齊人踴躍來觀咸謂其事舉功速同吾樂而不吾役也為之歌曰清流漱湍兮孰濬其源潛蛟出蟄兮飛虹蜿蜒又歌曰宣鬱導淤澤用不衰選材濟危功用不隳君子戾止飲酒燕喜小人忭舞歌此樂土閏章聞而興之此泉上之歌也而可得為政之道焉是可以書

侍御公命紀其事爰刻石以告後之吏斯土者

重修烟水亭記

潯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遊為歌詠壬辰春予奉使過潯陽求所為琵琶亭者不可得更詢他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烟水樓曰鏡波為士大夫詠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予迫於王事積雪餘寒主人無好事者擇亭館留客遊遂鼓枻去後

九年崔君正誼以戸部員外郎來司榷居無何集工度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槖金三百是時軍興繹騷賈舶罕至虧榷税萬計或哂之曰爾甑且壁何亭為崔君曰吾以榷為職税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譏於亭無廢事茍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減炊露處無錙銖補也且吾既早夜會計為無益之顑頷安得不閒從賓客登臨以節勞而解愠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游江水湖烟盪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峯項背隱躍

皆可數觴燕畫雖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爾止來自溢浦具言崔君屬為記予聞之曰異哉崔君之為政夫職在錢穀則不問山水有咨則揺手戒勿通官實使然况處公私交匱之時乎崔君何獨異是予安得扁舟往游其間乎昔嘗待罪於齊崔君令平原以學宫煨燼卒邑人新之不給出其俸三百有竒乃落成予上之兩臺為紀績而君遷去其它修舉稱是嗟乎若崔君者豈獨留意於山水燕遊之間已哉

就亭記

地有樂乎遊觀事不煩乎人力二者常難兼之取之官舍又在左右則尤難臨江地故磽嗇官署壞陋無陂臺亭觀之美予至則構數楹為閣山草堂言近乎閣阜也而登望無所意常怏怏一日積雪初霽得軒側高阜引領南望山青雪白粲然可喜遂治其蕪穢作竹亭其上列植花木又視其屋角之障吾目者去之命曰就亭謂就其地而不勞也古之士大夫出官於外類得引山水

自娱然或偪處都會訟獄煩鬧舟車旁午内外酬應不給雖僕僕於陂臺亭觀之間日饜酒食進絲竹而胸中之丘壑蓋已寡矣何者形殆意煩而神為之累也臨之為郡越在江曲閒焉若窮山荒野予方慜其凋敝而其民亦安予之拙相與休息俗儉訟簡賓客罕至吏散則閉門解衣盤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嘗不落落焉在予胸中也頃歲軍興徵求絡繹去閤皁四十里未能舍職事一往遊聊試登斯亭焉攸然户庭憑陵雉堞厥位東南

日月先至碧嶂清流江帆汀鳥烟雨之出没橘柚之菁葱莫不變氣象窮姸巧戛胸拂睫輻輳於欄檻之内葢若江山雲物有悦我而昵就者夫君子居則有宴息之所游必有高明之具將以宣氣節情進於廣大疏通之域非獨游觀云爾也予竊有志未之逮姑與客把酒詠歌陶然以就醉焉

愚樓記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葢非自予始也

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既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頫宮叢桂蔚鬱園橋之外被以芙蕖鱗比繡錯闠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為黄州竹樓無以尚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予聞而𩕳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子不見乎鳳凰之翔千仞鷦鷯之棲一枝乎

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鶴鷂一枝之甲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卧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知而孰愚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丑八月之二日也

思硯齋記

君子之論人也生睎其所好其事親也殁睎其所不忘尚書户部郎中許君生洲負韻力學嘗為翰林院庶吉

士肆力於文辭余見其思硯齋詩異而問之則喟然曰
先大父中丞公天啟間守紹興夢東坡先生手授一硯
翌日使童子種竹卧龍山麓掘地果得硯玉質金聲背
有東坡小像先中丞摩挲拂拭寶之數十年不離寢處
明末兵亂失去時先中丞既歿家大人追念手澤為之
出涕顔所居曰思硯齋君為我記之夫天下之可嗜者
多矣貪夫志營筐篋把握之物足富十世硯非有聲色
珍奇之移人也且夫成之必有毁得之必有失也天球

琬琰隋珠趙璧以天子諸侯王之貴不能必其世守奚獨介介於一硯哉坡公平生喜硯如鳳咮龍尾眉子之類觸手為銘殆不可勝數當其見嫉於時也朝列不容必欲放之嶺表瘴癘瀕死之地然而荒陬竄壤重其隻字如珠玉至今六七百年拾其所用石硯猶使人愛玩累世不忍忘豈不以其人哉士生百代之下恨不得見古人往往見之夢寐坡公入夢於中丞其精神感召非偶然者夫讀其書想見其人況得其器物與夢合又覩

其遺像髣髴與古人相上下其實而傳之子孫固宜而為其子者思先公之嗜好齋浴涕洟以名其齋又若趨庭侍几杖親承音旨所為尚友古人紹聞先德不衰者皆於是乎在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昔范喬捧祖硯而泣前史美之推斯志也即户部君之為人可知矣遂為之記

春及軒記

崑之人環玉峯而家者園林亭榭皆勝而葉子九來作

軒於玉峯之南名之曰春及來告我曰軒上為樾閣下臨官河其東則良疇數畝歲種秫釀以待客客至往往醉周迴小溪溪東為古寺松檜攫拏皆數百年物跨溪而入石磴泠然登閣而望山翠翁然軒正面田疇菜甲稻花遠風披拂其樂不可勝窮也軒之大槩如此予讀書多暇將課農人而老焉夫古蘭亭梓澤兎苑南皮之游皆處貴盛而怡情丘壑流連臺館取快一時而已若夫子真之於谷口盧鴻乙之於嵩丘屢徵不起彼蓋自

專其樂也葉子其亦將隱耶去年夏秋間以博學宏辭
徵有司敦迫切峻單車詣闕逾冬涉春逡巡待明詔乃
南望歎曰春已過半逐逐無所底安能舍吾軒蕪吾田
而塵𡎺處乎旦暮不歸吾病矣君為我記將歸而刻之
溪上嗟夫士大夫棲息𤱶田畯為伍有畊斯穫有穫
斯飽我無干人人無我妬無文字徵逐之擾橫琴在膝
用述作為鼓吹豈不暢然至足也哉雖然葉子方擅文
辭多游好又有伯氏學士為顯官於朝吾虞葉子之歸

不果也嘉其請姑記以見志春及云者葢取靖節語也

義田記

新舊置田二百畝歲取其穀周族之急者又簡塾師授子弟業以為常是為雙溪施氏義田閏章謹記之曰施氏之有義田自先大父中明公始也其志肇於曽祖思嘿公而大父繼之先府君又繼之以迄於今凡四世而後有成中明公之叔祖處士公曰畔松有田百三十畝息錢於人者券千餘金而無子且死屬中明公後葢兄

之冢孫也又獨傳義不可立諸父强許之以處士公待以瞑也中明公泣固辭且謂以一人後之不若羣族子弟後之也請收債以襄其事而公其田為義田更置義塾以養以教歲時祀事可弗絶是時中明公故諸生屢空處士公之喪未舉者四女未嫁者三度費七八百金衆謂非鬻田不相當而中明公計不反顧於是義田之約遂定居無何諸女斷斷相搆爭喪葬裝遣費益多而債不可收或請質於官有寠者一人跽丐免遽焚其券

遂人人堅負無一錢而經紀百費轉出之稱貸子母相
尋遂踰其産數矣不數年中明公捐館先府君弱且在
疚諸女家訟分其田索負者益急田又肥磽半不勝租
庸族父老僉謂田為累而債日增盍鬻以完負稍别置
腴田漸可復也府君泣不能禁而義倉義塾手自創置
經畫有序族凍飢者藉以舉火先府君又早世時闓章
甫九歲家叔父惸惸相倚溶遭不造蓋義田之負盡而
家無留産矣初郡守金公屬數延中明公講學關義田

之役亟止之曰不度力而好義將為後累然使吾祖父不相繼歿事當必舉不幸而金公之言中也順治丙戌閏章舉於鄉僅復其腴田七十畝比戍進士積累以日月與叔父同節衣食十餘年乃易瘠以腴而數增其七十教養周恤之制悉如中明公約田以金計者千二百餘兩度所出不足贍吾族然家祚中衰世困諸生吾禄入有限故經營以數世僅完先祖父之志其成之難若此雖然非成之難守之為難義田之約世掌以冢嗣它

不得與今吾子皆稱弱不任而族之稍才者輒不永年懼後人之難為繼也故記之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後之賢者勉乎哉先人名諱具別傳中田在自家圩者七十畝在長汀百一十畝並刻之石瑮按自記云丁未人日阻風市汊肩輿赴南浦寒甚偶思屬草流淚者再四於乎先府君所為者獨難雖屢牘不能盡也

衮山塋記

予先人高曾兩世墓在衮山之麓東寺之後地故得之土橋章氏而侯氏族處其旁輒謂葬不利彼甫作壙則

聚族讙呶飛梃如雨先大父扶柩慟仆地先君子年十六度不可力爭昏夜獨走七十里抵郡方旦亟撾郡鼓知郡事者金公礪故嘗與先大父講學為布衣交遽呼入卧内時掾吏未集公手書檄馳捕之日中猝至衆怪其太速且草檄必偽也拉而碎之金公大怒益捕數十人將寘之法先大父徒跣叩首泣曰不孝罪萬死鄉人蚩蚩者何校焉先人其終宅兹土願毋以法種怨公不得已悉縱遣且謂之曰爾鄉有聖人來營葬爾鄉之幸

也衆皆謝服于是改期卒塟事窀穸既深封治嚴固向之飛梃者皆荷畚鍤矣先大父泣而謝之已又置牛酒造請畢至盡歡衆皆羅拜曰吾屬狂逞至犯上扞法公脫我罪且懽我也不公祐將誰祐者是歲萬歷庚戌之某月也其後六年大父捐館又連喪數子人皆咎其葬不吉數議遷以地遠而葬堅卒不果順治己丑閏章成進士術者更謂其葬吉無異辭其又可信耶先大父艱苦卜葬釋怨樹德如此而旋隕其身鬱鬱至再世始小

發得一第何感德不售而售者非其人也嗚呼悲哉今侯氏族故無恙余歸自京師祭墓致胙與相往來而念我祖父未嘗不流涕其塋師為同邑齊先生號祚龍山人初為侯氏所獲幾不免嗚呼其難哉吾高曾兩世皆博士弟子蓄德而隱善不勝書具在家傳兹特書其葬事吾子孫其紹先德毋中怠其庶幾不墜作衮山塋記

李侯監兌水陽倉兌軍記

宣民之困征輸極矣糧為甚糧之困非獨輸官難也兌

軍尤難國家歲漕取道江淮沿江諸郡於水濱建倉置吏民輸倉而卒轉漕卒之費例取諸民故事每粟若干石為一會則有耗增有運脚謂之五兩五石著為令他不得橫索以厲民故卒不驕而民不病其後漕事日艱漕卒輒瞋目曰吾費無算姦胥運弁相倚為姦利弁要索無已俗謂之畫會錢不饜則縱漕卒旗校讙呶不可制或經月紅腐不受其輸民破産者相屬監兌之長吏雖賢者亦莫敢庇民惟坐庾廥間計出入而已民之困

昌告哉吾邑李侯至則喟曰兌運之害以民弱而卒强
且武也軀至弱之民與强且武者相授受是長吏不能
約束而以民委之俾得而甘心也計惟官兌便侯乃先
時集諸里正稽正羨糧數既戒具悉名諸黠吏嘗爲鈎
通者禁勿得近麾諸里正使引去而自臨倉令漕艘以
次受載謂之曰爾曹良苦吾懼民之不集以稽爾行也
徐出尺籍示之給費悉如舊一日而畢諸弁卒相顧奪
氣莫敢譁漕艘巳去而民猶不知也乃相與擁拜馬首

曰數十年無此事矣余聞而義之里中人又走千里屬為記世謂良吏不可為或强為之事終格不行由令觀之此一役也芟數十年緼崇之姦戢數千百驕悍之卒使受約束循故事侯實苦身戮力以速漕而紓吾民也即何善政之不可為哉吾知侯之它政當悉視此也侯名文敏字如白陜之會寧人康熙六年丁未四月記

學餘堂文集卷十二

學餘堂文集卷十三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記

全州古松記

自永至全山行三百里夾路皆古松合抱不知其歲年相傳植自宋人以衡南苦熱夏行多暍死也觀其礧砢連蜷如羽騎衛士執戟比肩又如婆娑醉翁聯袂頽倚

其怪偉不可髣髴高蓋際天垂蘿覆地雲入焉而不得出風出焉而不得息予過之樂甚然刳腹剥趾燔折過半為風雨所摧仆委棄腐壞十去其二三匠人樵人皆過而不睨焉問之則曰此官松也人無主者數年來羽檄旁午塘兵驛卒夜不得休地無人烟率取其脂以代燈燭謂之松光或釜爨其下又日夕畏虎聚薪燎樹望之若燭龍然於乎是松也斲之則宮廟之材蓄之則山川之望尸祝之則棲正直之神遊憩之則為行旅之蔭

而生非其地與其時上之不得為材下之不得為薪其可惜哉或曰松有其脂火則從之是所謂自伐自煎也雖然植之者數百年矣彼其以旦旦摧燒為無既也哉

釣臺記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為釣臺云臺之左麓為像祠先生配以方干謝翶方故桐廬人以詩名於唐謝則宋之義士嘗

為文信國客痛哭於斯者也當時以竹策擊石悲歌竹石皆碎今其墓在對江余望之泣下按祠記子陵外舅為梅子真高蹈之士固有類耶觀先生遺書侯霸最以懷仁輔義殆非石隱者流光武身下之而終不肯屈士各有志也迄今漢寢卭墟廢為蕪壤二千餘年矣而先生之臺故無恙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為嚴瀨清鑑毛髮響中瑟琴春花秋葉巖谷萬狀蓋上下數百里無勝於此者余振衣周覽益歎先生之風遠

也少時記昔人過釣臺有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之句今亭中碑版林立求此詩不可得最後於祠中見胡梅林少保碣曰嚴瀨磯頭水欲冰凱歌聲徹白雲層功成只合師馮異身退還應學子陵然少保功高蒙謗卒以幽憤死寧能學子陵哉於乎自古功名之士如少保者不少矣為之歎息而去

隱龍山記

旌德城南十五里有山曰隱龍崇巖疊嶺望之若無徑

涉小溪至再始見山半有石級又度小橋循磴而入級窮得平壤外峻中夷夾山而田可二千畝山若重闉人居巖隰村烟與雲樹上下所謂隱龍方氏者也山外最高峯曰萬石山厥支維二其一北發為梓山其一盤戲委虵至此屈伏故謂之隱龍或言山之輿區嘗有碩士棲隱其中云方氏在漢有黟縣侯儲子孫散處旌陽唐寶應二年析太平之東鄉置縣處士方德讓宅為縣治因名之曰旌德事具家乘而史氏失載洎宋咸陽令伯

源歸里遊放山水之間至此歎曰巖壑深蔚殆天所以宅我也爰肇厥居自宋以來數百年子姓用蕃不被兵火老者龎然耆碩少者多俊良文學之士予嘗數與之游入其村舍屐杖下潀潀皆泉鳴田塍輸灌無藉桔槔水碓激舂不煩杵臼引流作池水清而魚肥客至則舉網烹鮮有咄嗟取攜之樂又别有井泉聚族咸汲飲者多壽嘉靖間邑令李公鑾謂其人無二姓里同一井以義井名之其前有方池若廣川巨浸泭泉涌出大旱不

竭吾友方郃村侍御至自秣陵嘗汎舟大醉其中目曰小桃源惜乎予不及同遊也比歲兵興盜起先後有汪呂二人導兵入掠一自西來渡溪一自南來陟嶺而皆馬驚以蹶兵怒導者皆揮刃殪之自是莫敢復言夫不遠而僻不阻而深偪處城郭軍旅之交林壑具美至數百年無兵騎跡雖曰地利倘亦賢人君子之攸居天固有以全之與

恩江橋記

永豐故割吉水地距恩江而縣江出贑撫山谷間日濟萬餘人水漲則湍悍決隄漂没不可算攷諸碑志聯舟以濟者自邑人王輝始也易舟而梁自邑人曽達始也置石址架木而屋之自邑令何仲温始也由元迄明中間創建修葺可得而記者十餘人然是橋也齧於江濤災於兵火作輟於官吏之代遷成之多歷年所毀不踰時未有能橋以石者役重而事難也橋以石則自今鄧君秉恒始鄧君告余曰恒始至縣木梁故在前令儲曽

所修也閱二載以冠燬恒鳩衆力千餘金新之未三年復以兵燬竊懲前勞之可惜成功之易隳也謂是必以石而民困已甚募則病民官則無贏羡是用昏旦皇皇不敢寧處僧智元自顉至念恒拮据不遂乃感激發憤日蒲伏呼號徧告邑人邑人咸奮出豆區竹木麻枲之屬受無所擇積累成卬向之跨石而屋者盡易以石此江濤所不能漂兵火所不能燬者也余聞而善之工未訖鄧君以遷將去父老咤惜愕眙恐弗底績鄧君爲之

愈亟傾槖佐成乞記之余謂恩江帶城郭當孔道為民要害宋置縣以來賢有司不知凡幾莫能計永久鄧君自木而石僃悉精耗力任用得人鳩集響應舉前人未奏之功於公私困不可為之時又不懈於垂成將去之日可謂勇且能矣推是心也於濟天下何有故書之以勸來者永豐故山國多猾盜民用播遷鄧君為之七年芟荒抉穢政績多可稱茲不具書君名秉恒字元固山東之東昌衛人己丑進士今以最入為行人

重修宛溪二橋碑記

環吾郡東而橋者二曰鳳凰曰濟川始自隋開皇中刺史王公選唐宋與繕頻仍大抵聯舟為梁累石架木屢修輒壞橋之以石自明正統間知府袁公旭始公服官廉儉利與事舉不可勝數維橋利尤永久當時翰林學士王英國子祭酒陳敬宗為之記郡人祠祀逮今餘二百年不廢以其山潦之衝也石阯缺齧隧為重淵上完下汹深逾尋丈非篙工漁父弗見弗知戊申秋視郡事

孔公問役所當興余亟舉以對公則與縣大夫李公命工伐石簡良吏屬耆老董役勸助農隙從事經始方亟而孔公坐他累當去義不中輟未幾莊公代至日率郡僚躬親畚鍤桔槔雷奮巨石而下烝徒皸瘃分醪割炙吏痺工勤築深塞漏拒水之砥崇廣加舊鑄金象物以厭龍族自冬涉春橋用堅實郡人謀為紀頌莊公弗許明年己酉夏山涌九蛟平地水丈餘壞城郭津梁無算二橋屹然如山岳郡人憑欄吁呼曰嗟乎向微我公之

役橋於何有夫創始難修舊易修舊於將傾功與創始等非袁公無以建百世之利非孔莊二公無以永袁公之澤袁公故有像今敢不合而祠之以昭厥德先是橋東西皆官地碑亭巋然其旁舍守以橋夫禁重車毋震撼後百餘年市民壟斷侵為廛肆架屋盈橋萬歷丙子戊子間橋棚再火欄石燬裂識者病之至是完繕始盡撤屋下教曰敢再屋以病橋者治以法然後延望敬亭曠若發覆詠李白兩水雙橋之句皆相顧色喜也後之

人其毋狃苟安狥小利以墜前功則維我寧人之福於是耆耋數輩飭守作祠且旅進疊請屬詞以劖諸石其吏民與有勞費者僉附載焉

重修東溪惠濟橋記

句溪之上流受寧太諸山谷之水滙爲巨浸舊稱東溪渡日濟萬人水潦汛則相蹙淪墊明郡守滕縣王公嘉賓誕置石橋延袤四十丈廣四軌事在隆慶壬申歲民德而祠之名橋曰惠濟寧太故山邑産木冬伐木而編

之春漲順流下急則漂觸橋杈枒撞擊石以摧裂蓋不二百年而繼踵修治者碑三見矣康熈己酉夏五月大水蛟數出寧邑西津橋壞而東溪橋鼿𣏓動揺俄中流黑氣蜿蜒水壁立左右三垛𡵚砉然震墜其他齧阯潰鼫所在衝決諸生吳之晉里老錢萬隆等赴郡大夫莊公言狀章亟從臾公率僚吏就視名石工會計完繕工周視既久報直白金為兩者二千衆皆諤然工徐曰修它橋惟橋是圖此則以十三治橋十七治隄蓋河身西

淤淺東為寒潭水勢東射如勁弩舊所築石隄百尋穿
齧殆盡一夕河决而東河上人相尋於蛟室矣然則柰
何曰法當增築東岸多壘石磯以捍之使水勢少殺而
西則東隄固東隄固則橋可無恙故橋金不得縮也於
是郡大夫出槖中百金僚佐邑令有差其不足者告募
於郡人起癸丑正月迄丙辰仲春先塞穿陷奠橋址次
採夾又次隄岸壘大石磯四穹若卯陵深鑿水底丞尉
視伐石者士視餼事河冰膚粟匠氏猶泗而抱石於淵

凡用金千有闕百橋事備而隄障粗舉水由中道畧如匠言君子謂是役之難有四焉故事興大役官取諸鏹羨今官無長物民疲於洊亂簿者十而輸者二三則徵募難山溪漲縮不移時載石又能壞舟僦之民弗應藉之官多怨則舁載難隄之費浮於橋計久遠而若濶迂則見功難官胥里豪不與筦庫虎視觖望譸張煽讒則任事難犯此四難以終厥事可謂勤矣案碑志王公橋成費金萬有奇今修飭補塞耗裁什一而拮据四載於

踵事之瘁而益追經始之艱余昔視學東魯遣吏祭王公墓又恤其後裔籍學宮歸拜橋祠未嘗不歎其利濟之為德遠也繼自今良二千石其世世勿隳厥績哉主是役者知府莊公泰弘遼陽貢士相之者同知唐公賡堯浙江會稽進士通判常公君恩浙江定海貢士知縣李侯文敏陜西會寧貢士繼至者胥侯琬山東濰縣進士宣城縣丞黄君奎山東即墨貢士典史表君克志浙江慈谿人例得備書

重建秀江橋記

事嘗發於不再計而成於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興役動衆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敢發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既殫經營既倦衆皆曰是可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潰散而不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出人力以與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不當一也取之公私瘠枯耗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於此不辭難不終

倦而為之堅以備則其事為可書袁州北郭道當江楚之衝秀江湍悍實齧城根明嘉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三告矣先是萬歷之己酉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人作浮梁於邑學之東偏因仍十餘年於時郡守黄君鳴喬興復其舊維大鴻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江督袁公繼咸修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岱又補葺之並有記辛丑

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盖磯於江故易泐又數
苦兵冦蹂躪摧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衆相顧震駴謂
是殆不可復㦯需之遲久漲洊至僅存之石必蕩决無
遺留於時文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維太守胡君
希聖是諏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李君芳春至不
遑啟處乃克成之面覆以石旁置欄檻補塞罅漏益舊
增新其間後先勞勩用纘鴻臚公之志者則進士袁君
繼梓與有力焉問其費凡若干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

是役也爲之數年助之者千百人而倡於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周以迄有成夫衆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它產人無它業又多籍客佃力不任賦稅旣儉且貧故重棄財歲又洊飢修城治廨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於義烏能有爲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乎是可知爲政也已同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猷中軍都司董君正己袁州府同知孫君席慶推官鄭君爍知宜春縣董君義行皆捐槖有勞績

尚禪來者有攷云

陶桓公讀書臺記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為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贑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霜露既降叢菊丹楓照曜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峯者杳不可即而

巋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其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為淦産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矣史訾其擁兵上流常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

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鬬絶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水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别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尚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即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陬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

之不衰予登臨四望愾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法王寺題名記

連雨三日夜重九適晴仰首嵩高濕雲乍卷如仙人玉女曉起初出帷幕惟長風萬里從西北來作崩巖墜石聲獵獵逼人余借得鶴氅薄飲數杯筍輿藤杖直造大法王寺欲北登卧龍峯僧固止以徑滑多灌莽故然青壁層削峭立千仞悵望久之計平生九日之遊壬辰登匡廬瀑布泉上文殊塔庚子登金山絶頂夜月坐妙高

臺今年辛亥登嵩門法王寺看三面倚天鐵壁可謂九日三大觀矣

金牛泉取亭記

金牛泉不知所自始其旁有金牛寺相傳仙人騎金牛於此尾之則渡江去故又有金牛渡或云白鷺洲舊置鐵牛高丈許義葢指此余謂鐵牛在洲或以厭水患且去泉遠二說皆傅會不可信水經注贛水過石陽縣西城中有金井水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皆金

色又甚芬香異物志亦云且謂土人名灰汁為金故名金井今之廬陵古石陽也城中無金井而此泉在城外清甚無所謂半黃者問土人亦未聞呼灰汁為金志稱其泉源來自安成潛經府治城壁甘洌為郡中第一元監郡納速兒丁增培府治泉遂涸明初郡守莫已知泉平之泉涌如故豈陵谷變遷城郭更置泉涌之故道與水色並改而土人方言亦今古殊耶廬陵舍是無它泉其品又最上豈所謂金牛即金井之譌耶父老言崇禎

閩郡守徐君懋曙吳君炳先後官吉州二君皆吳人載惠泉百甕以來至則亟賞此泉更以其罋載歸謂所親曰是何減吾惠山其嘉異若此然是泉也瀉出城根散流江岸沙石間予過而惜之謀滙為一泉甃井作亭郡僚諸君共襄厥役益拓其地為置石欄盈科方出旨若甘醴潔若冰雪碎玉鳴絃鏘金戛石晝夜不舍冬夏不竭伊誰尸之含虛吐白毋論酈氏載筆陸羽操壺即尼父臨流能不弭節也哉既有取於泉因以名亭且載泉

之本末闕疑以俟後之君子若夫登亭四望屏山帶江觀游之美具矣銘曰

人飲其清莫辨其名古今茫昧源流杳冥載盥載濯亭沼斯作泉之温温以測靈根泉之浩浩以觀衆妙駐策移情悠然長嘯

青原毘盧閣記

浮圖之言禪者本曹溪言曹溪之宗者首青原蓋七祖實紹曹溪而青原其手闢地也自唐以來興替世相嬗

最盛者稱笑峯大禪師先是明萬歷閒立禪寂公為名公卿所尊禮時姚江之門人歲聚講學輻輳僧寺寂公謂儒佛不可慁祖庭不可荒於是鄒南皐郭青螺劉孝則諸君子議别建五賢祠及會館而以寺還僧恢廓棟宇崇墉廣殿爰有毘盧佛閣之役會力絀中罷寂公舍去又三十餘年矣公至乃落成笑公起進士歷官曹郎被讒在獄七年日端居學易旁通楞嚴南華諸經視生死患難如浮雲酉戌閒為僧受具戒於雲居顓公又從

天界浪公受禪定久之盡得其學其來青原也天界固
屬之乃尸教事規制肅備公謂是閣巋然為寺冠即不
成如祖庭何吾當了此歸天界耳又慼豫章窮瘠募靖
南藩府金數千鳩匠石一時野樵田父踴躍奔赴雷動
山涌功逸而事舉會聞天界浪公訃遽東下不久亦化
去矣閣始於戊午成於戊戌殆天定哉公嘗愛顏魯公
所書祖關字謂五賢祠館既立宜分樹二坊曰聖域祖
關予至吉則坊之完公志也吾聞曹洞之學以理事兼

融智行並懋為長笑公寘搜力行禪坐之餘手不輟筆著熄邪正宗諸書又習勞與衆同役不私一箸其教人不專執浮圖說隨其高下立中道引之故出處之士皆樂聞其言往來徒衆嘗千餘人用能闡浪公之傳以振七祖之緒而青原為再盛公既去命其徒興樹守之今藥地弘智又同公受學天界者也總貫會通爰集其成而青原至是為極盛世言七祖倒插荆孤根獨茂今其旁駢生新枝兪以為異徵云然則一閣無足多而笑公

所造於青原功甚大藥公為置衣鉢塔且見屬以閣記

予儒者不深悉佛書然二公故皆以儒為禪藥公又與

余善礱石逾歲不可以辭且作頌曰

道以器行數以象顯顯晦因時得人斯闡於維青原巖

嶷輿衍七祖植根道塲用選歷千餘祀荆倒不枯非有

龍象云誰之扶寂公守緒再拓其隅有偉笑公紹祖是

圖探幽獨朗執行若愚髙卑雨化頑慧風趨冠山作閣

堂構以崇孰云觀美法象昭融力不告勞成不尸功碣

來儵逝何始何終藥公接踵有源則同磨巖命辭式表洞宗高山邃谷留耀無窮

閒雲庵記

癸巳冬十一月予遊郡城南得一庵曰閒雲締構精好竹木森茂距雙羊古道數百步而窈然若巖穴僧永湛紹得具茗語終日知為故思修長老開山處予題其壁曰尚想高僧去孤雲不可攀蓋低徊久之既八年自齊歸再至觀所題壁如夢中語而紺殿丹樓及齋廚僧舍

增至十餘間頗極整麗時湛巳化去顧視得則巳老矣會玉山長老真宣在座謂予曰是創於思修而成於湛得者也思修少棄家從師如霞祝髮金陵受戒律通教乘歷遊吳會諸山而歸久之霞師化於宣城手封塔墓去憩開元浮圖下補葺掃除梵唄不輟又將去之曹溪諸弟子固留乃卜築於此數椽不蔽風雨又舍去北遊五臺山會國家作佛事得賜衣未還而寂從思修遊而歸其骨者紹得也繼思修之緒聚衆經營以迄有成者

永湛也湛得之鉢積而寸累蓋三十年所矣得又曰思修師恥持鉢常累日不火食今吾以檀越力置田若干畝以繼佛火飯僧衆庶幾無忝師志慮後人不能守丐一言記之愚山居士笑曰爾法以了生死為第一義非有去留成毁豐約也然有為必成善始然後汲汲數十年不倦此其志豈出精進者下哉乃為書其本末庵自萬歷乙卯經始至今順治庚子工乃竣湛為士大夫所重稱澄心長老其徒衆紹得等凡數十人

翠雲庵山門小記

庵於敬亭之阿曰翠雲自唐大中二年始也距庵不百步誕寘山門自今康熙乙卯秋始也經始者何從僧請也志稱刺史裴公休建廣教寺別卜精舍於此再燬而復訖無題額僧請大書以表之其地隨山鑿宇左右參錯風氣虧疏莫為扃鑰形家之言曰是宜山門施予偶言之而新安程君季徵吳君鷟遠與其鄉同志數人合力為之材良守堅益以丹艧季徵之力為多先是僧嘗

告募矣力絀於累歲事舉於崇朝客來遊是山者駢肩接跡咸謂增益舊觀請留石記其詞曰

刹有山門如里有閭匪徒觀美實鞏厥居懿兹敬亭有聲圖經㧞提鬰翠仙岫來青亭閣差池高下其宇山氣疏洩僧徒瘏苦何以一之作門翼翼何以成之則合羣力爛若丹霞疊若層城山增而髙庵以永寧

敬亭山重修雲齊閣五賢祠額珠樓記

雲齊閣者敬亭山之官閣也取謝宣城合沓與雲齊之

向而名也甲寅春大雨牆陷五丈餘時嶽亂方棘不遑
顧逾年閣且岌岌矣山故枕郡城若屏扆而飛閣倚抱
翠雲庵當敬亭勝處閣廢則登望無所是不有山也余
聞語太守莊公曰境内名山國之望也神所憑依雲物
於是乎觀牧長士大夫國人所聚族而遊也其祠觀亭
閣之屬崇侈則病民寖𢿱則廢古斬一木之支而隳不
貲之閣君子不忍也莊公以為然遂出錢修治累石築
堵其東有五賢祠俎豆謝李諸賢斗折而上數百步一

樓巋然曰頷珠故崇禎間邑令陳侯所構以坐俯江城者山至是觀止矣而皆歲久隤缺不治且圮會令邑大夫北海胥侯至憑高周覽慨然弔謝李之遺烈而謂是層樓若山涌而出也其庸可失墜乃用余言次第飭葺易敗瓦與腐木櫺檻榱題補舊增新祠之左郡司馬唐公別作山亭一時亭閣相望丹檻綺疏連曜雲日余與二三賓客舉酒落之酒酣相屬曰謝宣城李供奉實名此山而當謝作郡時不聞賓佐能詩李獨坐相看其辭

簡岸向使郡有能言而好事者與之游當不至睥睨雲
烏歎空山無人今山川如故樓觀有加殊恨古人不相
見而吾鄉觴詠於斯計晉唐千年來游人不可勝數碑
版荒落興廢無攷雅詠缺如詎非後游者之責歟乃牘
而記之是役也公私捐募一百八十金凡八月訖工始
僧衆欲作屋龕韋䭾今就置雲齊閣背又除道甃石自
庵而下長可百丈且繕治山下石梁於山皆有助竝宜
書

重修玉山恵照寺碑記

玉山舊有寺曰恵照蓋隋膠禪師道塲而鄉人或謂之土山寺以其山起平壤無巉巖大石也宋治平中一名會勝院至明洪武再建其間興葺洊更無碑碣可攷萬歴丁未間刑部尚書邑人徐公元太募修距今六十餘年踵舊拓新崇其窪壞易其朽像增置十八阿羅漢樹數楹為寺門丹雘粲然於是寺之規制始畧備於乎是孰啟之始余家雙溪距寺二里有宣上人者與余善歲

嘗過游子登第後病甚聞家人語聲輒桀桀然恐休於寺中禱夢斯吉是時大士像且頹落宣亟以見屬已而無恙則以私錢五十緡新大士又數年復丐以廣殿重門之役予力不能獨為也僧募又不力因循十餘年而宣病且死致語以為憾余聞而悲之謂當畢此願以告郡邑文武諸公親交之樂善者衆咸有助起康熈戊申再徂寒暑費金九百有奇事乃畢舉余竊悲夫宣之不及見也寺後故有沃州亭最勝宋梅尚書詢嘗假館僧

舍聖俞詩所謂當年吾叔讀書處也李侍郎含章亦嘗隱此每風月良夕吹鐵笛吟嘯至今傳為勝事登高四望山峙如拳溪環如帶東拍麻姑西揖敬亭有足觀者余嘗欲復其亭以觴客賦詩士大夫之來遊者且謂谿山幽曲視敬亭不啻過之惜乎吾力之不足以振此山也今既衰且老將以其餘材作一草堂以為讀書之所而時偃息於其間倘復有禪老彷彿遠公大顛萬一者予得以歲時杖屨來遊亦足樂矣若夫侈布金為福田

貪衆人之功為巳力此韓子之所姍笑而佛氏之所不許也

捐助題名偈附

佛說波羅蜜布施為第一能去慳貪心智慧從茲出給孤有長者布金曾滿地貧婆持尺布喜捨亦如是千金與一錢具足等無二悟得清淨因莊嚴乃餘事請作如是觀善果無失墜

西樂庵别構精舍記

浮屠法非余所習知也而不厭與浮屠游嘗去市廛入山寺見修篁怪石高樹婆娑輒解衣坐嘯忻然若有得也垂老遭亂不能數入山於是以郭外諸寺舍為山遊而所謂西樂庵者去城西三里偪處官路有新其宇不僻而能幽先是明萬歴中孝廉吳公伯敬為僧性果聚數椽趙凡夫書額其上歲久獘陋順治乙酉僧炤極得庵南隙地别築三楹手自植柏高皆三丈餘層陰覆地僧日汲井泉具茗飲用餉行旅人不病渴又慮其力不

繼也㪚衣并食買田十有六畝以遺後來可謂能且惠
也已乙夘春暮吳子雨若聖飛期余至庭中木芍藥方
華留坐移時極具言其始末丐為記余未暇作也漫題
三絶句已復笑曰斯何益汝事而徒矜汝壁翌日乃記
之世固有不勞衆而興役喬乎已而豐乎物者有類於
是皆可書也

夕照庵記

庵曰夕照郡同守會稽唐公所名也昷山高數千仞夕

陽倒射層峯爛然涇志所謂昆山夕照者其一勝也而
是庵適面焉故以名也其始葢茶亭茶亭之始又官祠
也祠既墟而門樓數椽獨存蜀僧太如者因而葺之於
是乎有茶亭之役然大風雨弗蔽也尋且傾圮其踵而
庵之者弟子慧目落成於丁已經始於乙夘為屋兩重
拓以五楹其有助斯役者四方之仁人君子其居高以
倡則知涇縣清湘鄧公也余道出於此僧請為記庵之
左葢古樓舖寧徽兩郡之周道宣涇之界也山涂曠阻

少居民行旅喘汗之人渴無以飲疲無以憩日暮風雨或且懼虎豹而憂暴客此地之爲病於塗人也積有年所矣令作是庵也以飲以憩且有所依以無恐庵寧獨爲僧計哉吾聞比丘之教以無爲爲法以兼愛利濟人物爲功始太如之爲亭也蓋見夫負紙而被雨者惻然憫之而其後用能張大其事使士大夫推是心也不惟仁覆一方矣故輟繼而爲之書

承流峯下精舍記

有拾所遺而若天所與有剏自今而若昔所俟居之者不以自矜也其事亦豈偶然哉浮屠老子之宫塞天下浮屠尤甚深山邃谷寸壤之勝其徒咸集葢其月增日累自唐以來然矣涇之為山最名者曰承流峯故許賓二真人修煉處井竈存焉承流之最勝者曰積翠其下有廢墟為和尚坪土人不能舉其名也相傳唐有老比卭禪坐於此其家虎豹而穴狐貍者屢千百年矣而傳之至今儻其人有足稱與登斯坪也上倚天柱層峯出

雲下枕瀑流哀絃碎玉竹石松杉交匝左右一日谷庵上人過而異之曰此非天許我一袈裟地乎問其業者
其氏思永輒應曰諾於是榛莽芟惡木斬清泉雷動嘉石林立不數月而成一廬曰法海竒瀾佛宇經樓以次
謀舉上人蓋甞駐錫黃山爲都講往來宣歙二州今作精廬於萬山深處殆其不期而致者故曰竒也古之禪
坐於此以名其坪者今豈其後身耶經始康熙丙辰費凡若干上人其將開幽闢阻弘宣法教使四方緇素之

衆雲集而響臻乎抑厭囂煩就槁寂將逃之空山尋棲嵓面壁之侶與上人皆笑不應也以書來屬予記之

重修能仁寺記

能仁寺去寧郡而西可四十里蓋昉於宋咸淳六年僧惠觀其徒萬選因而拓之崇為浄域燬於元三造於明自正統迄萬歷踵舊而增華者可僕數其因循朴陋補塞枝梧為旦夕之計者亦往往不免今自萬歷以來又垂百年頹敝滋甚於是普耀上人慨然募新維誠維敏

羣力競輸工事畢舉革壞陋於既往振輪奐於今茲其有功於能仁者大且可久而吾友童君舟生爰屬予記蓋其先人所嘗讀書處也夫佛氏之說以無為宗佛者之徒以象為教昔之達賢嘗捨宅為寺而比丘苦行弘宣其教摩頂放踵以營梵宇或費極於巨萬而功究於三世使吾儒之有作必勤誓無作輟盡如比丘豈復有難事哉舟生又為余言此地襟山帶溪其岡阜之蜿蜒而來者曰興福其烟火之聚族而相望者曰寒亭而行

廓數峯錯峙其後若施屏障南望華陽諸山岸嵂夭矯出沒雲霧之間亦斯寺靈異之一助也吾嘗西望行廊而未得往遊今且腊北轅矣聊援筆畧書之以紀歲月云爾

青谿庵記

地之勝有天勝有人勝崇山大川殫秀蓄奥憑望寥廓靈異所棲勝以天也遐陬僻土一丘一壑昔賢所憩厥壤用彰勝以人也天之所造人趨之人之所名衆附之

其勢固然若夫廣隰平原徒旅踵接形勝不萃故蹟久湮中有幽人爰居爰處是之謂以我勝不因乎天人而天人若交予之吾邑之響山山之一卷石也下臨青溪寒潭在焉李供奉梅都官先後有詩地遂以名其毘乎青溪者平壤也而青溪庵於是乎作蓋自虛上人始地故有觀音橋石狹而欹有嫗墜焉虛曰吾當拓之俾勿壞塗之人負且行者喘汗相屬虛曰吾憩而飲之俾勿渴且丐我青溪一曲作放生池吾將庵於斯矣聞者皆

笑以為難未數年庵成而行者休渇者飲蹶於途者以安步鷩於漁釣者以相忘於江湖虛方掩關枯坐窮覽釋氏之書是役也豈能徒手立致哉儒者之仁民愛物有終其身不一遂者矣是何成之易也吾烏知夫青溪之蹟不又以虛著耶或曰地故有斷碑土人掘得之其文剥裂題曰青谿庵則庵之建殆已有先之者與山陰張君萄仲好與浮屠游具以告予屬為記

蕪湖蓮花池宣船步記

事有便於民不可失也雖細必爭爭之既定將永賴焉其毋復失也雖細必書吾宣距蕪百餘里一水相上下蕪人多聚賈而宣民多力田所以糞其畝者例載薪以易諸蕪於是有宣船糞埠曰蓮花池其來久遠初蓋隙地少居人所謂金馬門者未有也明萬歴間用形家言始開金馬門而陶氏又構樓居池上怒其穢而逐之輒藉謂地近金馬門逼文廟不敬主者袒其私宣民爲魚肉矣衆不能平訟之院道下其事廳縣賴當事之賢者

履勘舊跡去金馬門文廟甚遠杖陶氏而復之兩邑之鄉先生士民亦稍悔禍僉謀立質劑曰洎從其舊毋相侵阻事起萬歷四十二年以迄崇禎之末訟牒議券具在也先是故有石記蕪人訟時私毁之今息争餘三十年無異詞吾宣之父老來告曰往者之有事於此也先達中丞詹公沂司空徐公大任張公守道司成湯公賓尹皆與有力今丐公記之以絶後釁夫周禮垂糞種之説月令布糞畝之條重農政也兹事雖鄙細於農政有

助其永安於質劑之盟寧維宣利無亦與有利焉乃為記之具以告郡邑之賢大夫宣民亦赤子毋歧視也無之抗阻者始陶氏繼以潘氏宣之訟而復者林壽林思敬施思行等詳載故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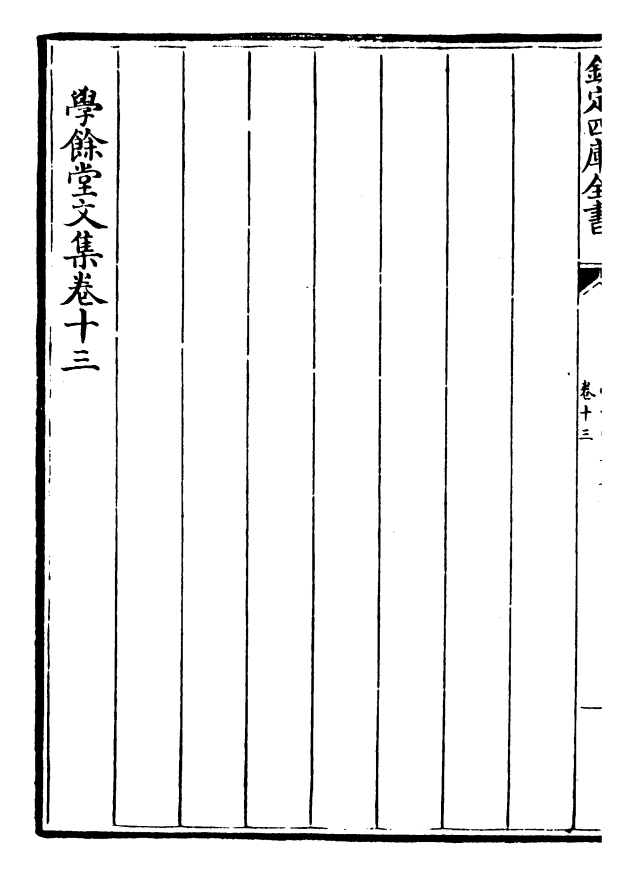
瘞暴棺記

宣之城西門有崇其墟俗稱撿屍場暴棺纍纍有年矣蓋人之死非命者官讞死獄陳屍於是其事動經歲年訟已則或不能葬棄之不顧夫人至不得其死又蒸洗

鍛鍊驗取傷迹骨且不保銜痛滋劇禮掩骼埋胔著在月令頃年軍興歲凶余行天下見野多暴骨未嘗不掩袂酸鼻矧此傷死殘骸尤為寃酷者哉文學江君夢龍見之請瘞於邑宰南昌鄧侯盡然出白金五兩經紀伊始江君病卒以屬阮君士珙終其事編修孫君予立又為募疏得若干金製櫬數十拾殘易朽聚而瘞之為大冢昔之暴露壞爛數十年不衆者一旦得土以為安蘇文忠嘗言暴骨非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是時雇役

舁棺者縣簿宗君捨地二畝以葬者張翁伯馭凡有助於斯役皆可書也銘曰

是死而訟豈無子孫風凄雨泣有號莫聞聚斂魂魄於焉宅穸為谷為陵毋毀此宅



學餘堂文集卷十三